



在非洲，他们用舞蹈融通中非文化

这是一群年轻人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练舞。

新华社雅温得8月18日电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市郊一间舞蹈练习室内，一群年轻的非洲演员正身着当地服装、头戴面具，伴随着传统乐器的节奏赤脚舞蹈。

这是阿蓓舞团选拔和培训演员的现场。舞团创始人、中国舞蹈演员蒋可钰和她的喀麦隆丈夫西蒙·阿蓓，日前回到喀麦隆，为舞团的新节目《太阳的孩子》寻找新生代演员。

“你们看，这是中国孔雀舞的动作，这个转圈是现代舞的动作，这是非洲舞的动作……”阿蓓指着正在训练的团员们说，这很像他们近20年前训练的场景。

阿蓓和蒋可钰2005年相识于喀麦隆。彼时，来自青海省的编导娜尔斯与蒋可钰一同参加中喀文化合作项目并负责重建喀麦隆国家舞蹈团。她们选拔了包括阿蓓在内的27名舞蹈演员并用心指导培训，帮助一个濒临破产的舞团完成了华丽蜕变。

蒋可钰回忆说，当年那批演员入团时年龄都偏大，而且基本只有一些非洲舞的基础，于是她们从最基础的动作开始培训这些演员。“我们从现代舞开始训练，让他们舒展身体，一步步发展到多人编舞和群舞，最后才到芭蕾及舞蹈编创。”

为了让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喀麦隆学生们理解现代舞，娜尔斯和蒋可钰还想到用中国太极和源于印度的瑜伽，向学员们讲解太极圆弧运动和道家哲学思想，让学生们领会中国太极和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涵，催化了中非古老文化的融合。

阿蓓也表示，太极拳中的某些动作可以在喀麦隆民间舞蹈中找到；非洲人从大地上汲取力量的“跺脚”舞步在中国傣族、藏族的舞蹈中也有所体现；而中非民间舞蹈中都有与神灵沟通的抖动、扭腰等动作。“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文化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阿蓓说。

喀麦隆国家舞蹈团前演员迪米特里回忆道，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老师和他们朝夕相处，舞团很多成员都成为有独立编创能力的人才。“被选入国家舞团后，我更加深刻认识到舞蹈的意义，中国老师提升了我的舞蹈技艺。”

那几年，中国老师言传身教，让这批演员养成了勤奋、守时和自律的习惯。喀麦隆国家舞蹈团演员巴勇说，那些年他们

在蒋可钰和娜尔斯的严格要求下，用汗水成就了国家舞蹈团的成功，也成就了自己。

当年，喀麦隆国家舞蹈团的重建被媒体称为喀“文化复苏的标杆”。2007年7月，这支年轻舞蹈团的公演获得了空前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约北京”之“非洲之夜”中的舞蹈《黑色之美》是重生的舞团献给北京奥运会的特别礼物。“我们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登上国际舞台。”巴勇说。

2009年，舞团重建项目结束后，蒋可钰和娜尔斯离开喀麦隆。在欢送会上，时任喀麦隆文化部长阿玛·图图·穆纳对她们付出表示感谢。穆纳说：“这是喀中合作成果丰硕的典范。”

此次阿蓓舞团带着全新的作品来到喀麦隆，为阔别舞台许久的迪米特里和巴勇带来重返舞台的机会。“跳舞是我的激情所在。尽管我已经40多岁了，但还想回到舞台，也许我跳不动了，但我能编舞，能教这群年轻的孩子。”迪米特里说。

接到蒋可钰的电话，他们成为舞团在喀麦隆的对接人和教练。他们帮助舞团物色到12名年轻演员，并马不停蹄开始训练。

“我在这些年轻演员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那批演员的影子，是一种迭代，更是一种新生，我很欣慰。”蒋可钰说，阿蓓舞团组织演出的目的是搭建一座桥梁，一座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融合的桥梁。

参加训练的19岁舞者塞莱丝特·奥科诺尔对未来去更大的舞台表演充满憧憬。“老师们非常专业，教我们跳不同风格的舞，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她说。

“不论非洲还是中国，我们都是太阳的孩子，这部作品是文明交流融合最好的体现。”谈及正在排练的新节目《太阳的孩子》，蒋可钰表示，这部作品将融合非洲舞和现代舞元素，“我想让世界看到这群赤脚跳舞的年轻人，我相信他们能用汗水和热情让舞台燃起来！”

“我们是中非合作的孩子，中国的支持成就了今天的我。”阿蓓说，阿蓓舞团创团12年来，曾到访法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和艺术收获为中喀、中非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记者：王泽、欧阳子英）

禾虾

苏伟

在那片被岁月温柔抚摸的高州大地上，藏着一段关于禾虾的记忆，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一抹独特风味，更是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纯真与变迁。

禾虾，这个名字听起来便带着几分田野的诗意与质朴，它是高州这片土地上独有的语言符号，一种能食用的昆虫，形似蚂蚱，却比蚂蚱多了几分神秘与珍贵。

在百度上查询得知，禾虾学名叫稻蝗。禾虾平时在稻田里，幼虫时以秧苗嫩叶汁为食，成虫后吮食未熟谷穗浆液，腹部肥美软糯，学名叫稻蝗，是昆虫科直翅目，散居型动物，分布在中国南、北方各稻区。我国多为中华稻蝗。

禾虾，在我童年的画卷里，它们不仅仅是稻田中的微小居民，而是化身为一群活泼的小精灵，身披翠绿与金黄交织的华丽外衣，在夏日的微风中轻盈起舞。

夕阳西下时，天边染上一抹温柔的橘红，这些小精灵便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们在稻穗间穿梭，时而跃上高高的叶尖，时而又悄悄躲进密密的草丛，像是在玩着一场永无止境的捉迷藏。它们的身影在阳光下闪烁着点点光芒，就像是夜空中最细碎的星辰，不经意间落入凡间，为我的童年添上了一抹奇幻的色彩。

每是快到夏季稻谷收割时，稻田里泛起金黄色的波浪，便是禾虾最为活跃的季节。它们或跳跃于稻穗之间，或隐匿于草丛深处，成为大自然赋予农人的一份特别礼物。

孩提时代，我对禾虾的记忆总是与收割的喜悦紧密相连，物质的世界似乎总是带着几分匮乏的色彩，肚子常常在不经意间发出饥饿的呼唤。那时的天空总是格外高远，阳光透过稻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父母在田间忙碌的身影，与那片金黄的海洋融为一体，而我，则满怀期待地跟在他们身后，眼巴巴地望着，心中默念着那个小小的愿望——晚上能吃上香脆的禾虾。

每当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家人们会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满心的欢喜回到家中。父亲总会从田埂上拾起几串用杂草串起的禾虾，那是我眼中的珍宝。母亲则接过这份自然的馈赠，轻巧地洗净它们，用细竹签穿起，架在火上慢慢烤制。那香气，随着火星的跳跃渐渐弥漫开来，简单却直击心灵，是任何高级料理都无法比拟的纯粹与美好。

火烤禾虾，外皮烤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美多汁，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也是对童年时光的深刻印记。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这样的美味无疑是一种奢侈，它不仅仅满足了我们对食物的渴望，更承载着家人间深厚的情感与温暖的记忆。

禾虾，如同童年夜空中最亮的星辰，闪烁着纯真与欢乐的光芒，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长河之中。它们不仅仅是稻田里的跳跃精灵，更是连接我无忧无虑童年时光的金色桥梁。

每当我回想起那些夏日午后，阳光如金色的绸缎，轻轻覆盖在广袤的稻田上，禾虾便像是这绸缎上灵动的刺绣，每一跳都绣出了童年的欢声笑语。它们与我的童年紧密相连，就像是夏日里的一杯清凉甘泉，解渴了心灵的干渴，也滋润了那段纯真无邪的时光。

禾虾，就像是童年的一个秘密符号，只有我们这些在稻田边奔跑的孩子才能解读。每当夜幕降临，我们手持手电筒，在田间地头寻找这些小小的身影，那份探索的兴奋与发现的喜悦，如同发现了宝藏一般，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无尽的乐趣与期待。

而火烤禾虾的味道，更是成为了童年味觉记忆中最温馨的一抹。那金黄酥脆的外皮，包裹着鲜美多汁的肉质，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也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美好诠释。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我在多年后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份纯真与幸福。

就像禾虾在稻田中自由跳跃一样，我的童年也在那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肆意奔跑、欢笑。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我那段美好的时光紧紧相连。即使岁月流转，时光荏苒，那份关于禾虾与童年的记忆，依然如同璀璨星辰般闪耀在我的心空，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速，农田逐渐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农药的使用也日益频繁。曾经那片生机勃勃的稻田，如今已难觅禾虾的踪迹。偶尔回到故乡，我站在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与无奈。那些关于禾虾的记忆，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

但正是这份失落与怀念，让我更加珍惜那些留存在心底的美好时光。禾虾，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与致敬。它教会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家庭的深情厚谊，以及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永远都不应被遗忘。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回味那些关于禾虾的记忆，去珍惜那些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简单与美好。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再次踏上那片曾经的稻田，还能有幸遇见那些跳跃的禾虾，重温那份纯真的快乐与满足。